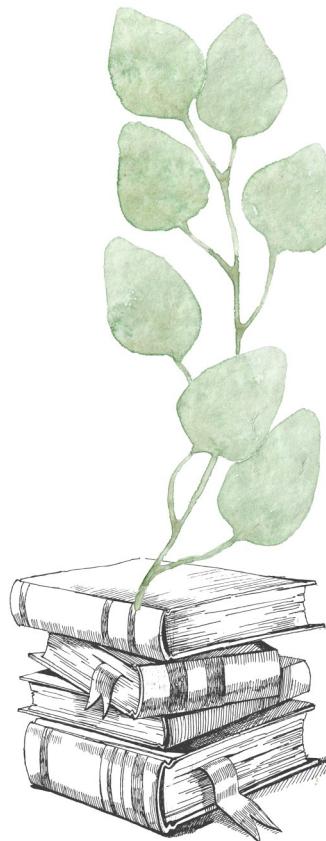


## 筆端

## 留憶亦傳情

◎東域



## 路遙的精神財富

在拿到路遙先生的書後，我几乎用了一個整天的時間，讀完了他寫於1991年初冬至1992年初春的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早晨從中午開始》這部隨筆是路遙先生自己的心靈傳記，是一部用文字寫出的英雄交響曲，他以傳神之筆記錄了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的整個過程，是路遙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後一筆精神遺產，他用大量的心理剖白，表述了他對社會對人生對藝術的深層思考。我什麼也不想干，就想着一口气讀完路遙先生的隨筆。

收到《早晨從中午開始》後，當天晚上我讀到深夜兩點，我為路遙先生的精神所折服。路遙先生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為了完成激励千萬青年的不朽經典——《平凡的世界》，路遙先生是玩了命的，用了6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作品。他說：“在我的創作生活中，幾乎沒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從中午開始的。”通常情況下，他是在凌晨兩點到三點入睡，有時甚至延伸到四點、五點。午飯前一個鐘頭起床，於是，早晨才算開始了。

路遙先生英年早逝，42歲就去世了，他曾有著更宏大的寫作目標和寫作規劃，計劃撰寫《成吉思汗》。如果不是肝硬化，如果能再多活幾年，也許他會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文學作品。但是，路遙先生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巨大的，他的鼎力之作——《平凡的世界》被譽為“茅盾文學獎皇冠上的明珠”。前几天，我讀《路遙傳》得知，《平凡的世界》這部書的書名起初不是這個名字，路遙起了三十多個書名，但總覺得不理想。後來他打電話與西安文聯《長安》文學月刊主編、詩人子貢商量。子貢看了三十多個名字後，根據路遙的創作特點，脫口說出詩人的直覺：“叫《平凡的世界》怎麼樣？”路遙雙眼放光說：“好！”這才有了《平凡的世界》這個既高度概括又大氣平穩的名字。

路遙先生早年在闡述自己的創作觀時曾表达過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遵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深入到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和鬥爭中去，深入到他們的心靈中去，永遠和人民群眾的心一起搏動，永遠做普通勞動者中間的一員，書寫他們可歌可泣可敬的歷史——這是我們藝術生命的根。”路遙先生是這樣的說，也是這樣做的。他的《人生》，他的《平凡的世界》，都是遵循着這個原則一步一步完成的。在於是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還是用現代派創作方法來完成一部文學作品問題上，他認為，任何手法都可

與一些朋友聊起文學創作時，常常會聽到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的生活為什麼离不开文學？你為什麼愛好文學？寫作的高境界是不是技巧？”

我們的生活為什麼离不开文學？文學對我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作用？我常常思考著這個問題。現在，我想借用著名作家陳忠實曾經給《文學報》題寫的題詞來回答這個問題：“文學照亮生活，文學照亮心灵。”縱觀古往今來的文學大家，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坎坷，他们的一生始终都是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始终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文学是他们一生不懈的追求。文学对于我这个在这一领域也曾开垦过它的土地的一名爱好者来说，她其实就是我的一个梦，或者说是我的脑子里的一道美丽的风景，一个将会伴随我一生的梦，我笃信人生是需要有梦想的。

記得著名作家史铁生曾经在他的散文《我与地坛》中写过他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原因，当年他在延安插队时受了风寒，双腿瘫痪，进工厂进不去，没有别的路可走，就想着“靠一支笔碰撞开一条路”。而我的真正意义上算不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文学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呢？那是年少时，在离家外出到一个颇有诗意的地方求学的时期，那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一大批刚刚获得自由的文学作者和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那是一片绿色充满生机的文学的春天。起初，我用一个二极管加一个耳机，在我上铺同学的头顶上拉了一条天线，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收音设备”，每天夜里听着耳机里

广播电台播放的一些作家写的小说，听着伤感的“心中的玫瑰”等优秀歌曲。同时也在课后找来一些文学期刊，默默地读着。我读着那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悲欢，仿佛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在那时我就萌生了拿起笔“我也要写”的冲动。有一次我写的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在班里念了一遍，我整整激动了一个白天加半个晚上。最初，试着写过小说。渐渐地觉得写诗歌可能更适合自己。随着一些诗作的发表，自己的文学梦便在心里驻足了。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我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把视野也投向了更加宽广的疆域。在写的过程中，也反思和感悟起“人生”来了，自己的思想也像化学领域向物理领域蚕食一样，慢慢有了些许升华和成熟。我始终认为，当你品读一位优秀作家的作品时，你就是在与一位高贵的灵魂对话。我读古今中外名家的作品，读艾青、臧克家，读惠特曼、聂鲁达，更多的是读当代西部诗人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读本地诗人肖川、刘国尧。学习打磨自己的诗歌语言，构思意象，把握诗性，培养独有的审美个性和写作姿态。那时，我们一帮年轻的诗人也会不时地聚会，互相切磋写作心得。而见面前总会把自己认为写得好的诗人的名字像接头的暗号一样不约而同地说出来，而那个暗号常常是“昌耀”。青海大诗人昌耀是那个年代广受推崇的诗人，是众多颇有创造力的诗人和青年诗人中的翘楚。评论家韩作荣评价昌耀说：“当俗常的日子将诗意埋葬，人的颅骨

内已生出厚茧，昌耀正用榔头一样古老的汉字，敲醒未曾泯灭的诗心。”昌耀离世后，我曾把一些诗人、评论家写的纪念昌耀的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规规整整地粘贴到自己的剪报笔记本里，至今还摆放在家里的书柜中。当年，我区评论家高嵩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昌耀的文章：《第一义的诗人——对昌耀的追怀》，他写道：“昌耀写诗，是将他体内搏动的生命，移到纸上去搏动。因此他的诗，是第一义的诗；他的人，是第一义的人。”“性格即命运，他，在他自己用性格营造出来的低温环境中，防止了心的霉变。”

那一时期，我还经常去我区著名诗人肖川家里向他请教有关写作的问题，记得肖川老师给了我一本小册子《怎么写》，由于有一次我帮助肖川老师把他家的一台18寸彩色电视机已磨损的机械频道转换开关换成了新的，他对我说：“不简单，你能让布满电路的电视机这么复杂的東西修好，写诗也一定能写好。”据我当时的对肖川老师的观察，他很少看电视，经常是拿着一本书认真地读着。后来，我听说肖川老师不怎么写作了，说他由于上了年纪，经常忘记一些事情。还听说，他经常坐在楼前的长椅上，目光眺望着远方，在想着什么。在当年我就是把昌耀、肖川这样的诗人当作标杆，努力地向他们看齐。虽然我没有写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文章，但我努力使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一些，更好一些。

写作的高境界是不是技巧？回答这个问题，使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浮起了一次深刻的记忆。有一次我

观看一个电视剧，记不清楚电视剧的名字了，只记得一位诗人坐在篝火旁读着高尔基写的《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草原英雄丹柯的故事，他周围围坐着一些年轻人。当他读到，为了把陷入绝境的同族人引出黑暗而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燃烧得像太阳一样亮的心，高高的举过头顶，为他们照亮道路的丹柯。这时，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当代文学巨匠巴金评价苏联作家高尔基时说过：“高尔基本人就像她的草原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引导人们前进。”巴金晚年在他的《随想录》中多次提起草原英雄丹柯，他说，“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英雄丹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要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倡导，写作就是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把自己的心交给读者，要向读者讲心里的话。1984年5月巴金抱病赴东京参加一次国际笔会，他向与会的各国作家们呼吁：“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希望各国的作家们都能像丹柯那样无畏地献出自己的赤心。那时，我想，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应该向高尔基、巴金这样的作家学习，像高尔基所描绘的勇士丹柯那样，把自己的心交给读者，向读者讲心里的话，用自己燃烧的心，照亮生活、照亮心灵，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 写作断想

## 軍歌又在耳畔响起……

几集，再下結論。”我是帶着感情看完了《軍》劇的最後几集，這幾集看完後，我的感覺是軍歌常在耳畔想起……

《軍》劇高揚了愛祖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的主旋律。高大山由一個貧苦的農民參加抗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他英勇殺敵，戰火鍛煉了他磐石般堅定的革命意志和頑強品格，使他成長為智勇雙全的指揮員。高大山的故事有著生活中的真實和真實生活給我們的感動。他在戰場上救下的姑娘名叫英子，勾起了他對掉入冰窟窿或被狼扯走了的妹妹的回憶，便一往情深地認為秋英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妹妹，而沒有任何親人的秋英頑固地認為把她從火海中救出的軍人就應該是她的丈夫，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高大山與秋英的愛情，其實有著朴素的階級感情，高大山深知如果他不娶秋英，如果沒有他的保護，這個無依無靠的女人會有怎樣的人生。也許她會貧病交加地陷入苦難之

中，而高大山加入的這支軍帽上鑲嵌紅五星的隊伍，是為着解放普天下的勞苦大眾而向前进的。《軍》劇有不少精彩的片段，最讓我擊掌叫好的是高大山反敗為勝一場戲。有軍屬為其丈夫調動工作向秋英送了几瓶酒（這在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恐怕已是厚禮了），高大山知情後勃然大怒，痛斥秋英忘了本，並發誓如果秋英不將所收之禮如數退還，便永遠與她分居。秋英在意识到問題的嚴重性後，摸黑退還了禮品。看到這裡，我想，當今的大貪、巨貪，如與高大山相比，他們不光是汗顏，恐怕真是無地自容了。

《軍》劇有幾個情節使我深為感動。之一，在朝鮮戰場上身受重傷的高大山可能要終生癱瘓而無法站起，他的战友用激將法激他說：“如果你再站不起來，你就永遠離開部隊。”聽到這話，視部隊如母親的高大山怒吼一聲從病床上站了起來。之二，因為靠山屯的鄉親沒有救自己的妹妹，發誓永遠不回靠山

屯的高大山，晚年回到靠山屯看到鄉親們因他幫助村里做過一些好事而為他立了一塊將軍碑，銘記他的功績時，他跪在青山上向靠山屯鄉親傾訴自己的慚愧，並要求鄉親們用推土機推掉將軍碑。之三，由於大裁軍，高大山得到了軍區通知他離休的指令，他突然像孩子一樣地投入秋英的懷中痛哭起來……諸如此類的情節《軍》劇中還有很多，她深深地動了我的心，一個有血有肉的優秀軍人的形象高高地聳立在我面前。《軍》劇中的高大山愛人民，愛雪白皑皑的邊防線，愛白山守備區的七道嶺、大风口們組成的大好河山，他目光炯炯地注視著這片土地，他的思緒與嘹亮的軍歌在這土地的上空高高地飄揚……

看完《軍》劇後我常想，我們的文學影視作品應該多一些《軍歌嘹亮》這樣的主旋律，我們的生活太需要這樣的主旋律了，讓我們每個人都常在心底奏響振奮人心、催人奋进的軍歌。

## 聂帅结识的两个外国人

電視連續劇《聂榮臻》播完了，我印象中關於開國元帥的電視連續劇，好像這是第一個。我認為電視連續劇《聂榮臻》有兩個重要的看點，一個是抗戰時期的晉察冀軍區，一個是兩彈的成功發射，這是聂帥最輝煌的兩段人生歷程，也是第一個元帥連續劇成功拍攝的原因。

聂帅人生歷程中結识了兩個外國人，一個是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加拿大、美國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他已為中國人所熟知。另一個就是八路軍救下的日本小姑娘——美惠子。電視連續劇《聂榮臻》講到白求恩到了晉察冀軍區，他了解到軍區衛生條件非常差，負傷的八路軍戰士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由於受到日軍的轰炸，医疗器械被炸壞了，醫生用木工鋸給戰士截肢，他心里非常痛苦。白求恩向聂榮臻司令員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要建立一所模範醫院，給軍區大

小小的醫院起到一個醫療救援的示範作用。聂榮臻非常支持他的想法，他很快創建了晉察冀軍區的模範醫院，聂司令給他頒發了軍區模範醫院院長的任命狀。白求恩接過任命狀，雙手顫抖，激動万分地說：“我覺得我今天像個國王，這個模範醫院的國王。”

白求恩大夫因救治傷員被手術刀割破手指血液感染中毒，1939年11月12日病逝於河北唐縣。20年前我去河北石家庄市，專門去了華北烈士陵園，白求恩墓在那裡。我在他的墓前立許久，我很多崇敬他。那時我還能大段大段地背誦毛主席寫的《紀念白求恩》，我為他的事迹而感動。毛主席寫到：“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远萬里，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毫不利

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看電視連續劇《聂榮臻》，我重溫了白求恩的一些事迹，又一次深受感染，也很感動。白求恩離開我們已經80多年了，但重溫他的事迹，仍然讓我們的心難以平靜，我們要向他學習，並且要永遠紀念他。

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國際關係的變化，聂帥萌生了想找到日本小姑娘美惠子的念頭。當時《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感人至深地講述了抗戰時期聂帥與日本小姑娘美惠子的故事。很快這篇文章的海外版發出，讓許多人踏上了尋找美惠子的路途。上世紀八十年代，正是中日友好時期，在中日的共同努力下，美惠子找到了，美惠子当即表示要去中國見一見這位似“父親”的伯伯。她與自己的丈夫和兩個女兒專程從日本到中國看望了聂帥。

1980年7月的一天，人民大會堂的大廳里，時隔40年，美惠子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地等待着伯伯的到來，聂榮臻在家人的攬扶下，和美惠子見面了，成為中日友好的一段佳話，美惠子也成為了中日友好的代表，聂榮臻救日本孤女的事迹將永遠流傳下去。

看電視連續劇《聂榮臻》，聂帥常常提起白求恩送給他的鵝絨被，看到鵝絨被，他就想起了白求恩，聂帥常常懷念着白求恩。看《聂榮臻》最後一集，美惠子和家人到北京看望他。他說，當年八路軍救她，送她回日本，是因為中國人是最講人道主義的。看《聂榮臻》最後讓我感動的是，聂帥說，他逝世後將他埋在酒泉東風烈士陵園，讓他在那裡陪伴着為祖國導彈、衛星事業犧牲的烈士們。聂帥逝世後，他的部分骨灰埋在了那裡。

读完《早晨从中午开始》后，我写下这篇文章，是想告诉还没有看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读者，如果你读了这部随笔，一定会增加你灵魂的光泽，你一定会从中汲取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